



徐则臣 (连载 12)
耶路撒冷

火车一直停在野地里，直到主持人的声音消失，画面切到了下一个新闻。没提到铜钱，也没提到铜钱放到铁轨上的大石头。没有闪电和雷击。

——可怜的铜钱，我妈说，火车哪是你想拦就拦下的？

铜钱走丢过。三年前的夏天，他跳上一艘临时停靠在石码头的运麦子的拖船。船开动了，快到下游的鹤顶地界才被我发现，他钻在遮盖麦子的雨布底下。跑船的把他揪出来，上来就是一顿猛揍，打完了发现他是个傻子，不忍心，在鹤顶又托一艘往上走的船把他带回了石码头。我妈说，铜钱鼻青脸肿下船后，坐在石码头的台阶上撇撇嘴，突然号啕大哭。

一个傻子因为要拦火车，被雷击了，像他妈说的，会不会更傻？可是，比傻更傻究竟是多傻？我叫他哥的一个傻子，每天站在

路边沉默地看人来人往，我走过他就会笑起来，说，回来啦？说话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傻。小时候他带我玩的时候，我也从不觉得他傻。这个我叫哥的不傻的傻子，他想到世界去。他不知道世界在哪里吗？他想到世界去。

听过一个故事：有一个比四条街还荒远和偏僻的小村子，每天有一列火车从村庄外经过。火车从来不停，最近的一个车站也在一百多里之外。这个村庄里人人都见过火车，人人都没坐过火车，但他们知道，这每天一次呼啸着摇撼整个村庄的火车去往一个神奇的世界，那个世界像仙境一样遥远和缥缈，那里什么都有。只要你坐上了这列火车，你就能到达那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一个村庄的人都被遥远的想象弄得躁动不安，每次火车将至，他们就站在村边的泥土高台上，看它荒凉地来，又匆忙地去，你怎么招手它都不会停下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有一日，一个人拉着一辆平板车去野地里收庄稼，想在火车赶到之前穿过铁路，很不幸，他对时间的判断出了点误差，火车碰到了他的车尾，连同他的人一起甩到一边。火车有史以来头一回在这个地方停下来，那人骨折，无生命大碍，火车带着他到了一个陌生城市的医院为他治好了伤。他回到家，说火车真好，外面的世界真好。一个村的人心里痒得更难受。但这种方式拦火车风险实在太太大，没人敢再尝试，就是坐过火车的人也不愿再次尝试。又一日，一个年轻人拖着一辆平板车等在铁路边，等火车即将从他面前经过时，他网头拉车就往对面冲。

故事的结局是：火车的确停

下来了，那个年轻人死了。围观的人一部分哭着回家了，一部分哭着继续站在那里，在想一个“到世界去”的大问题。

舒袖

晚上十点，初平阳去了南大街的“地球村网吧”，把专栏给小白发过去。花街上一大半人都睡了，只有店铺和路灯还发出光。初平阳一阵疾走，他在“地球村网吧”待了四十五分钟，发了邮件，用英文回复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塞缪尔教授的邮件，在凤凰网上匆忙浏览了一会儿新闻，然后付了网费。待不下去。“地球村”在一个五十平方米的大房子里，台式电脑摆得密密麻麻，每台电脑前都坐着一个或者两个人，大部分中学生的样子，穿着怪异，发型和头发的颜色也稀奇古怪，戴着耳机打游戏或者看电影。初平阳在紧里面拐角处找到一台空闲电脑，旁边是一对年轻人，骨感的男孩和女孩。他们正在看的电影涉嫌色情，屏幕里一个后背缀满油汗的宽肩膀男人伏在一个光溜溜的女人身上，金发女人把两条腿像手铐一样锁在男人的腰上。男孩和女孩戴同一副耳机，右耳塞在男孩的左耳朵里，左耳塞在女孩的右耳朵里。初平阳看见男孩和女孩的手分别在对方的衣服里蠕动。他们根本不搭理身边是不是多了一个人。

黏稠的汗味、脚臭味、荷尔蒙味、烟味、酒味、口臭味、酸腐的打嗝味、劣质化妆品味、屁味，以及众多初平阳找不到来路的气味，这就是“地球村”。凤凰网新闻显示，这个世界同样乱七八糟。管

理员坐在吧台的电脑前昏昏欲睡，初平阳把一小时的费用放到他面前，赶紧拉开门。不满一小时按一小时计费。

外面的空气依然很好。故乡最让他怀念的人和事里，好空气是其一。除了和陌生的网吧管理员说过两个字“上网”，在“地球村”里他一声没吭，但他从网吧出来之后，第二天四条街都知道，大和堂的初平阳从北京回来了，要卖房子。当然这也是后话。现在，夜晚十一点刚过的故乡空气潮湿，他点上一根烟，天上没有星星，烟雾带出了他肺里的浊气。他开始往回走。

从南大街往花街走，十字路口处，他在一栋四层建筑的玻璃橱窗上看见了自己。这家品牌鞋店的橱窗里，摆满了各种款式的男女鞋，在鞋子中间，在鞋子之上，黑暗的玻璃如同镜子浮现出初平阳的脸。确切地说，他看见了自己的两只耳朵。三年半来，他每次照镜子总是先看见自己的耳朵，然后才是五官和整个脑袋。即便在黑暗的镜子里，也可以看出他的耳朵有很好的弧度，形状和构造曲折精巧，该挺拔的地方挺拔，该温厚的地方温厚，既不喧嚣张扬地去招风，也不贫薄小气、拘谨地贴住脑袋；他的耳垂圆润丰厚，相书上说，该耳有福。但初平阳对此并不关心，他看好自己耳垂的原因是，舒袖说：“看见这对耳垂我就心安。”舒袖是他前女朋友。他的耳朵是舒袖表达两人情爱的信物，他们不在一起的时候，舒袖就说：想你的耳朵。后来，舒袖从他们租住的未名湖边的小屋里搬走，一个人返回故乡嫁了人，结婚的前一天晚上，她给初平阳写了一条短信：想你的耳朵和未名湖。（未完待续）



陈彦 (连载 20)

北斗村离镇上就七八公里路，中间隔着一座山，好像就有了距离感。有时甚至像两个世界。镇上原书记和妇联主任“睡天床”的事，在北斗村传开时，人都被处分得卷包走人了。有人借到镇上赶集，还专门去看过“天床”，回来一路嘲笑两个货是“傻娃睡凉炕，不嫌尻子硌得慌”。之所以能把这两个世界联合起来都称北斗，是因为天上的北斗七星在这里有了十分形象的分佈：阳山冠就是它的天枢星，像北斗七星的勺口。另外五座山分别是天璇、天玑、天权、玉衡、开阳星。而北斗村简直是一颗活的摇光星，村旁的山竟然就叫勺把山。安北斗在上小学时，草老师曾带他们到山下，进行过现场教学，并讲清了天上地下的七星对应关系。还讲了一个传说：大概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修陵墓时，有那不堪疾苦的民夫，借上秦岭伐木，偷偷翻过山梁到南边逃命来了。跑到北斗镇的有七个，在即将饿死时，突然来了七仙女，给一人鼻子吹一口气，大家才慢慢醒来。关键是七仙女还给他们造了七座房子，并主动留下来做饭种地生娃娃，七个男人从此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。在草老师看来，这是个人懒汉的白日梦。但同时也指出：说明这里曾经出过高人，懂得天文地理，让天上地下浑然一体了。

安北斗虽然回到了家里，可心思却一直温如风身上。这家伙放话说：“我看了日子，明年正月初六出门大吉！”这话就像一种病菌，一直弥漫在他心头。如果说能安宁过到初六，也算有几天清闲。可温如风还有一句话：“他们让我过不好日子，我也让他们过不好日子！”这话就完全没谱了，他们是谁？他会让“他们”怎么过不好日子？

安北斗家离温如风家有二三十丈远，并且安家在坡上，温家在坡下。因为温家早先开着碾坊，所以选了地势最低的老鳖滩，主要是为了利用水的落差。而安家一直喜欢地势高的地方，觉得向阳、干爽、上风上水。安家跟温家坡上坡下落差有十来丈高，形成了一个斜坡面，小时他们经常从斜坡上坐溜溜板往下溜，端直能溜到温家后檐沟。每每也曾“翻车”，缩成刺猬状，滚在臭水沟里半天爬不起来。

安北斗一回家，就把天文观测仪架起来了。这次不是朝天，而是把“大炮口”对准了温家。

老婆杨艳梅嘟囔他：“有病呢。”
 “这是工作。”安北斗强调。
 “给个棒槌你还当针（真）了。”

杨艳梅是镇农技站站长的女儿，上了地区卫校，出来就在镇卫生院工作了。两口子都吃公家饭，那时在北斗村，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。何况艳梅她爸这个站长，早已是正儿八经的正股级，听说最近还有可能调到县上升副科呢。杨艳梅不免在他面前就气强些。现在不像恋爱那阵儿，她也不喜欢他观天象了，说莫非还想当电视剧里那个神神道道的袁罡不成。尤其是丈人爹，更是多次提出，别玩物丧志，得务正事。丈母娘端直说：“不定安家祖坟山还能出个县长啥的，年轻人总得朝前奔么！”安北斗觉得岳父岳母和杨艳梅对自己的期许都太高，赶退二线前，混个南归雁现在的位置，那已是祖坟冒青烟的事了。他一直反对别人说他不好好工作，玩物丧志。当计生专干这些年，把哪项事误了？每到关键时候，不都是他日夜奔波在一线，甚至亲自上到山坳坳上，把人朝卫生院抬，做完手术又抬回去。出了问题，在人家家里一守半月，挨骂受气，直到一切稳妥，才撤离现场。就是观天象，也是在闲暇时候。别人凑到一起打牌、喝酒，一搞一夜，自己凭啥就不能看看星星月亮？这不，连年都给安排工作了，还要咋？

杨艳梅是想看望了公公婆婆，就回镇上农技站过去年。村子就是村子，镇子就是镇子，看着一山之隔，一切却大不一样。比如北斗村过冬取暖还烧疙瘩火，火星子迸起来，动不动就把衣服烧出一串砂眼来。手上脸上也会烫伤。而镇上机关都烤木炭火，明显卫生安全许多。尤其是安北斗家的生活习惯，仍是农村的感觉，而杨艳梅家全是吃商品粮的，连安家的筷子、碗，她都是烫了又烫，用着仍觉得不舒服。因此，拜完年，祭完祖坟，她就闹着要回镇上。安北斗看咋都留不住，就用自行车把她送回去了。杨艳梅死活要他留在镇上一同过年三十夜。他说必须回，有工作。为了让她高兴，他甚至像初婚之夜，一连忙活了三趟，可杨艳梅还是不让他下床。后来是她爸敲窗户说：“北斗，南书记既然反复交代，你就要当回事呢。温如风想让谁过好年那几句话，的确得警惕！可不敢在年关惹个事，谁都扛不起！”安北斗刚好借机起身，还是被杨艳梅将关键把柄抓住不放。平常机关人多，他们做爱声音很小，墙不隔音。而现在机关走空了，她像是被谁揪住了耳朵一样故意乱喊乱叫，安北斗让声小些，她偏朝死里喊：“我管他呢。耶！耶！爷呀！”荡得像是风中的旗、浪里的鱼。在老家，那房也是不隔音的，他爹一咳嗽，窗户纸都抖动。眼下这环境真是太难得了。杨艳梅甚至骑在他身上，掐他，揪他，咬他，他只好又补了一课，才勉强脱身。（未完待续）

去老万玉家

张炜 (连载 66)



快记住一个洋语长句，然后像百灵一样唱出来。发音没得说，质地清淳且有异韵，合半半岛南部口音，听来甚是悦耳。”

舒莞屏对冷霖渡的盛赞颇有同感。如果大公专于洋语，哪怕在同文馆度过一个学年，也会是一名杰出的通译。这样想过又觉得殊为可笑：大公心系社稷大事，能习得几句洋语已是令人万分感佩了。“我许久不曾听到大公召唤了，上次一起温习洋语，已经过去三十天。”他看看冷霖渡，低下了头。冷大人说：“哦，大公每日打理军机大事，实在是太忙了。”

这一夜冷大人停留稍长。舒莞屏提到了大公对自己的一个建议：去神奇的火器营观事。大人听后马上应允：“那自然去得。不过，”他竖起食指：“还是带两位武士吧，随憋儿一起。”“记住了，大人。”冷大人离开，舒莞屏难得入睡，一直在想出营诸事。

三天后终得成行。两辆车子驶向东南部青石码头，出示牒令和腰牌，然后上船。只一个时辰的水路，而后改作陆路。车夫鞭马甚快，不久即可抵达火器营。憋儿一路欣喜，说到弓弩、弯刀和勾连枪，尤迷于飞镖：“它最是应手，式样多多。”舒莞屏对这些器械不甚明了，只对他的“滚地功”难以忘怀。

随着往前，道路两旁再不见房舍，唯有蒲苇茂长，水鸟纷旋。

路面铺了砂石，比一般驿道要宽许多。憋儿往西北方向一指：“看也！”那里草顶屋和簪子间杂，高耸的瞭望塔特别触目，塔上踞了一只秃鹫。一道围墙出现了。

营门，一位管带正在等候。“总教习大人随我来吧，其余去坊中歇息便好。”管带分明要将憋儿和卫士支开。憋儿嘴里发出粗重的一声“哧”，径直往前。管带驻足一刻，只好应允。

他们先看锻房和铸坊，又看箭镞弓弩坊。一溜木案上堆起大捆青竹，分别有人截剥，加铁头尾羽，一支支箭镞始成。匠师说：“制箭须得齐国细竹，它生于东莱沿海。”几个人取起竹茎打量，赞叹不已。“洋人火枪比不得弓箭，试想一隅竹园可生万竿，唾手即取，哪似铁管机关那般费力。大敌当前杀声连连，一弓在手，比什么都便利。”匠师边说边瞥卫士腰上的短铳。憋儿忍不住驳道：“花费千金置办洋人火炮，可不是图个声响吓人。”匠师反讥：“既有火铳，为何还要弯刀？分明是情势危急拔刀甚快。待你架起火铳，人家早就来个透心儿凉了！”憋儿额上青筋突起。舒莞屏说：“匠师所言甚是。”

好在轻巧。若论岸上固防，就不如咱的捻子炮了。”“受教了。再问匠师，诺登飞多管机枪如何？”“啊，那东西见过，好比霰弹对付群鸟。以吾观来，真正利器，还是台炮弓弩和矛戈刀剑。”

走出制坊，舒莞屏告诉营中管带：“国师最重洋务，我等要看时新火器。”管带俯身耳语：“副都统以上方可，随员委实不宜。”舒莞屏正色：“贴身卫士必得同行。”管带不语。舒莞屏往前，憋儿和卫士寸步不离。

进入一间阔大的厅堂。一位老者指点几个年轻人，在一张大纸上丈量标记。老匠师戴一副黑色圆框眼镜，食指似有残疾。舒莞屏向老者请教：“这是何等异器？”老者耳朵稍聋，大声回道：“水下鳖船。”

舒莞屏发现其形真如大鳖，左右各三爪、后部一爪。老者说：“此物功成，可于水下潜行，兵士隐于舱内，杀敌易如反掌。兵勇穿鱼衣，见水则滑腻如鲛，有蹼有鳍，谁能敌？”舒莞屏要看鱼皮衣，老者引他们去了隔壁。

两位身材瘦长的青年正在摆弄。老者说：“穿将起来。”青年拱拳，摘下一旁的皮膜穿戴起来，头脚俱已包裹，只露一双黑目。憋儿上前摸了一把，嗅一嗅，小有腥气。不远处有一条水道引入室内，两位青年口含一把短刀，扑通跳进水里。（未完待续）

舒莞屏的到来，让小棉玉稍出意料，欣悦难掩。她端出茶饮，又捧来一些烤栗。舒莞屏谈到了那位星象师的预言，差点吐出“顺德饭店”四个字。想不到小棉玉俱已知悉，垂下眼睛：“大公要与南方革命党密使会面，可惜不成。密使北上遇刺，虽有惊无险，会面的日期却要大大推迟了。”舒莞屏站起：“竟有这事！”

小棉玉由密使遇刺说到大城池危厄：“近三年即有七起行刺、六起探子潜入。他们来自山匪和官府，扮成各色人等，有的要做长久隐伏。好在诸事由护城副都统掌握，得以防备。”他听得肃然，想到大公与密使的重要会面，有些忧虑：“也许去顺德饭店太过曲折。”他在想上一个秋天，自己渡过界河前后的那场奔走。小棉玉自然明白，摇头：“公子耽擱是因为道道关卡，你来自舒府和南国，护城副都统只好处处小心。”

舒莞屏忘不掉河东客栈之险，这一路的焦灼。小棉玉说：“公子记得大草营吧？那里的老山姆是冷大人的表亲。这是府中最为看重的地方，界河两岸眼线、火器买卖、河东往来，都要掌控。它明着一座水疗营，暗里机关大着哩。唔唔，我说得太多，公子如风过耳罢。”“谢提调，我明白的。”“如今府上大人爱惜公子，你是他们最倚重的人了！”

四

舒莞屏尽力训导五位“通嘴子”，只求他们快快长进。其中一位随人出营，与东瀛人说合一笔买卖，又与胶州德意志洋行接生意。冷大人对总教习大加赞许：“公子不负厚望，真是功莫大焉！”那是一个凌晨，冷大人兴致勃勃与之饮谈，还说到大公的语言禀赋：“她有一种罕见的天赋，能很